四書湖南講

縉雲鄭孚唐 錄訓
江都姚思孝 錄商

孟子講內不用演因本文自有口氣頓挫斷測曲盡其妙增一語即不相肖故取本文易明者併測商不用此測字採之諸說及集註其顯文處雖佳恐礙本文亦槩不採凡稱註疏者皆出合兩家語者此一家則稱某註某疏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

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趙註曰梁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梁王叟長老之稱交俱也征取也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謂諸侯百乘謂卿食采邑者孫疏曰饜飽也字從厭從食飽則厭食也

〔測〕孟子說君之法有逆而折之者有順而導之者有據事理而直言之者有觸機括而曲引之者有而數章俱已可見以類而推今書總不出此若見梁惠王章則是逆而折之之法因惠王說箇利吾國孟子便反折他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若說箇利大夫士庶人都效尤一齊說利上下交征利必然簒弑

之禍利之適所以害之王若說箇仁義未有仁而遺親義而後君必收忠孝之報仁義正所以利之彼此利害較然故又申說王亦只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煞甚判得斬截

〔商〕陸鳴燧問仁義原是並提的前爲後義而先利單言義何故答曰因義與利是緊相對的故單說義然言義則仁亦可該又不必過拘〇許國士問孟子方戒言利今說仁義正所以利之是亦言利了答曰你道篡弑之禍是害不是害曰是害曰篡弑之禍既是害則不遺親後君豈不是利以義爲利大學亦有明言本意明道仁義有利而口頭又諱說利字乃是小儒曲見

管東溟曰試觀孔子之時士以出疆載質爲常事至戰國而士有不見諸侯之說篇首揭孟子見梁惠王一句蓋託之也曰昔

大道爲公之世，天子亦起於庶民之中，故士有不事王侯者，任行其志。一降而天下爲宗，則在天子，四海之內皆帝臣，在諸侯四封之內皆赤子矣。爲人臣子，而以不見君父爲高，天下有此禮義乎哉？武王既定天下，而夷齊猶非之，至曰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宜其受誅於游說也。況諸侯豈曰不義，飾以將王戮國，而受以不見爲高，蓋猶借古人內宗國外他邦之義以爲驕，而其隱衷，或不義竊國之諸侯乎？日以卑禮厚幣，姦好賢之名，而內盜其國。此諸與傳食之風所自起也。孟子雖宗孔子，而從橫之禁已疏，心欲行道，不得不稍其末流以存士氣，亦如好辯之不得已也。設有誅不見諸侯於孟子之世，則戮民矣。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註疏曰詩大雅靈臺之篇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者也神之精明者稱曰靈四方而高曰臺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爲也不日不與之相期日限也所以域養禽獸也朱註曰經量度也營謀爲也攻治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嘆美辭牣滿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如日民因言此日何時亡我寧與之俱亡也

【訓】沼上章是順而導之之法惠王因立沼上顧鴻鴈麋鹿說賢者亦樂此乎疑賢者不該樂此有箇慚愧的意孟子便順着他說正是賢者方能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亦樂不成引經始之詩說文王用民力爲臺爲沼而民反歡樂只爲與民偕樂君有臺池鳥獸民有田里樹畜大家一齊快樂故能享此樂這正是賢

者而後樂此。又引湯誓說民欲與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牟鷄身子獨享此樂。道正是不賢者雖有此不樂。兩下各各應轉。商炎劍蛇問偕樂說到囿里樹木須要增補。只照樂其有麋鹿魚鼈說。似更便答曰。偕樂是君民互相樂。樂其有麋鹿魚鼈。且說得樂君之樂一邊。樂民之樂又在何處。囿里樹木是必然有的。不必增。亦不必諱。○湯技璧問。豈能獨樂。因民欲與偕亡。皆日四顧諒亦難自安。只就現前說。不能樂。不必定到後來。答曰。桀偕日頃宮象廊瑤林酒池。一鼓而三千人牛飲。且是快活。不到喪亡。那見得他不能獨樂。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

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朱註曰寡人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孫疏曰填鼓音也言鼓音之充塞盈滿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

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註曰不違農時三時務農不違奪其時也數罟密網也魚不滿尺不得時謂草木零落之時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故爲五畝也失其時孕字不失時也庠序教化之宮也頒者班也頭半白班班者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趙註曰檢歛也餓死者曰莩發發倉廩以周贍之也

測 **商**

管東溟曰或問三代之後井田可行否曰井田與封建相表裏封建之必併爲郡縣井田之必變爲阡陌皆勢也故論井田於

春秋末開阡陌之先易。後井田於戰國已開阡陌之後難。周室東遷。齊晉秦楚皆大滅一國。則必縣之。廢井田而開阡陌。豈自於商鞅始。鞅特其尤著者耳。孟子世皆井田可廢可遵之間。故於齊梁二國惓惓焉。然亦未始判封建之必廢於秦。而隱然以興滅繼絕望後王也。使有百世可知之智如孔子。使知王道始終唯不違農時之政不可易。而五畝宅。百畝田之制。亦可闕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訓〕孫疏曰。梃。木片也。木人送葬。設關而能俑跳。故名之曰俑。

商陳周臣開梁王說個順安承教頗有欣然虛受意在孟子正宜示以切實牧民之方乃開口說個殺人以梃與刃與政把人主所用臨民出治之事比作戕人斧斤已是駭聽了至說率獸食人惡在為民父母直令身後其任者靦顏無以自容又恐只作分義略過復引孔子之言說只是象人而用就決無後連子孫都要絕滅如何活活斯民使其饑死說得直恁危慄何為這等激切想只是要挑動他不忍之心出來答曰是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

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趙註曰魏本晉魏故言晉國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孫疏曰東敗於齊者案史記惠王三十年魏伐趙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魏太子申自將攻齊敗於馬陵西喪地於秦者案史記周顯王十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朱註曰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仁者無敵古語也

測晉國章是據事理而直言之法因惠王自傷強國而屢遭喪折求一箇自強的法不得孟子說何必強國只消地方百里便可以王天下王如省刑薄斂使民得深耕易耨修其孝弟忠信

民能親上便肯效長可使制造木梃去撻秦楚的堅甲利兵了秦楚這等強國說箇制梃可撻如何信得及故下文又與他申說一番彼雖然強盛都奪其民時父母兄弟妻子不免于凍餓離散彼是這等樣陷溺其民王若往而征之不是我能勝他他百姓自不肯出力夫誰與王敵故引仁者無敵之成語而請王勿爲疑惑只看秦始皇能併吞六國混一海內這等強盛後來一夫作難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而秦遂以亡制梃撻秦楚若爲預操左券者以後事驗之益信

（商）沉名世問彼奪其民時乃甚言秦楚之暴未必爲申明制梃悉齋曰既不是申明爲何又云王請勿疑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趙註曰卒暴問事不緣其次也嗜猶甘也油然興雲之貌浡然興起而茂也禦之止之也人牧牧民之君也引領延頸也朱註曰襄王惠王子由當作猶

〔測〕襄王章亦是據事理而直言之法襄王問天下惡乎定孟子說定於一大凡天下四分五裂戰爭自然蜂起必有一箇與主

出來混一區宇方能銷兵罷戰天下繇此乃得寧定然欲求其一世主但曉得爭地以戰殺人盈城盈野殊不知獨是那不嗜殺人者方能一之蓋欣生惡死人之同情舉世皆嗜殺而有一不殺之主天下之民盡皆引領而望如稿苗得雲雨之浡興其歸之如水之就下天下繇此乃得歸一觀此則秦始皇廢封建爲郡邑誠致治之良法只爲所嗜在殺人雖得復失畢竟歸於約法三章除秦苛政之漢高祖從來大一統之君未有能出於不嗜殺人者斯言眞爲世人主得失之龜鑑矣

商張啟甫問封建之事乃先王選建賢德與之共治公天下之大法秦私天下爲已有以致海内騷然無維城維藩之固何況

爲政治民狀。答曰。三代封建。實非得已。當洪荒之世。生民散處。各就成都成聚。立爲君長。其國以千百計。必欲合爲一統。反覺征討兵連禍結。寧有已時。止令其順我約束。因而封之。人自爲治。此在盛王之時。誠亦相安。迨至數傳。王綱稍解。彼即萌不軌之心。起吞噬之謀。周之東遷。列國日尋干戈。生民塗炭已極。豈如後世。卽督撫重臣。尺組可係。而不敢銜命者比哉。秦滅六國以爲郡邑。實天之憫斯民。而借以爲驅除。雖其[illegible]二世旋亡。乃因皆秦所致。非法之不善也。自漢唐以來。俱不能外其間。如漢懲秦孤立。便以封同姓召亂。必滅之。如安唐以藩鎮擁兵。得自請立。朝廷遂不能制。我 國家西南一隅。姑存苗蠻諸洞。其地

大類春秋邾滕等國至今天下郡邑久安長治而黔蜀諸酋屢煩征勦是封建不如郡邑曠觀千古歷歷可視矣曰宋將金虜長驅若有封建本枝强固中國寧至胥而爲夷曰其弱者不能禦虜强者必至觀望如趙元昊之事益可例見封建本先王不得已之事他如井田亦多類此而後儒止如襲優孟衣冠不察其意則如新莽之行周官法度亦可曰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也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朱註曰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道言也以

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趙註曰胡齕王近臣也觳觫恐貌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郤因以祭之曰釁愛嗇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趙註曰異怪也隱痛也。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

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朱註曰術謂法之巧者聲謂將死而哀鳴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趙註曰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然心有動也復白也百鈞三千斤也朱註曰秋毫之末毛至秋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火而易見也許猶可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

以與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朱註曰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也老以老事之也幼以幼畜之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抑發語辭士戰士

也構結也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朱注曰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

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朱註曰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莅臨也殆蓋皆發語辭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也行貨曰商居貨曰賈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

毋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朱註曰恆產可常生之業也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輕猶易也贍足也盍何不也

〔測〕齊牛章是觸機括而曲引之法因宣王問桓文霸者之事孟子便把霸抛開引他到王天下致王之道只在保民此乃大主意當是一段爲第一轉然此上將民與親疏不關心如何承當

得來。特借箇機括。就他閑常不忍牛之觳觫。說這箇不忍的心。便儘殼王天下了。此心若甚微。果能挑動得他。一切顛連困苦。俱着如何忍得。於以利濟羣生。莫安天下。真用之不勝其用。故云足以。乃齊王無心偶露。這自已不曾省覺。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必須要推勘出來。於是設爲兩端。一邊百姓皆以王爲愛。一邊臣知王之不忍。有此兩端。方起疑情。教他自已去推勘。就是後面王請度之。這裡且不說破。此又是一段。爲第二轉。乃齊王順口應答。只將不忍觳觫。以羊易牛舊事。敘述一番。全不會將自心推勘。孟子又難他。說王不要怪百姓道你爲愛。以小易大。那箇曉得。這也難說。便是不忍的心。此又是一段。爲第三

轉齊王到此。一發答應不來。說我若不是愛財。如何易之以羊。怪不得百姓道我爲愛。連自己的心都認不出了。孟子只得替他解說這也無傷。是乃行仁的法術。王當時見牛未見羊。有觸與未觸之分。就是那君子之遠庖廚。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的一般。這還是箇不忍的心。此又是一段。爲第四轉。王被孟子說他不是。又說他是。逼迫得這點心沒走避處。於是快活起來。說於我心有戚戚。感動焉。但既曉是不忍的心。又合不到王上。畢竟還推助不與。推撥不動。孟子又不與他說破。且爲設譬以詰問。舉百鈞。察秋毫。如加恩與類之禽獸。原極難。舉一羽見輿薪。如功至同體之百姓。原極易。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

百姓者獨何與詰問他甚麼緣故因爲窮其故只是不用恩如不用力用明一例乃不爲而非不能也此又是一段爲第五轉然用恩亦是難事何言極易故王有不能不爲之問乃以挾山超海狀其不能以爲長者折枝狀其不爲王若老幼吾之老幼以及人之老幼天下便可運於掌上正如詩言舉刑于之心以加家邦此心之推恩與不推恩便分四海妻子之保與不保大過人之古帝王只在善推其恩事極易爲而不爲必有緣故復申言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這一句乃通章極要緊關鍵故又提出再說正是挑動他心的所在因又爲窮其故教王當權度其心或以興兵構怨爲快之故也此又

是一段爲第六轉其實這有甚麼快活孟子明曉得他爲求大欲而不說破待王自說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不得不然孟子又不明說其大欲且就欲廣言之如口體聲色使令在王有何不足豈果爲此蓋因人心欲念無窮且盡情爲撥剔此又是一段爲第七轉王說爲否而乃直指其大欲說要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究竟這箇就是王天下孟子豈不要他欲但只爲求的方法差了若以興兵搆怨去求求之無益是緣木求魚求之有害是以鄒敵楚但只有害更絕無益何苦這樣去做盍亦反其本而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農商旅皆欲來歸而赴愬大欲乃可得也此又是一段爲第八轉王被孟子層層

披剝把他不知覺的好心與錯筭計的歹心一齊挑動不覺又驚又喜七顛八倒說吾惛不能進於是願夫子明以教我我也要試一試孟子於此將幾與他說推恩的實事只是爲民制恒產惟明君能制產使民俯仰足以事育而易驅於善世主不能制產使民俯仰不足以事育而無暇治禮義這是說養因寫夫教了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兩說反本前是推恩虛指其心此是制產實指其事然事皆從心出究竟只是一樣到此方與他說制產五畝之宅雞豚狗彘之畜百畝之田這都是制田里樹畜謹庠序申孝悌亦是因養而帶及於教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天下人人俱得其所自然都來歸往方能闢土地朝

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然而不王者斷未之有也正結束是心足以王之之意此又是一段爲第九轉總之王天下在於保民保民在於制產制產在於推恩推恩在於不忍這一點不忍的心忽之漠然不覺充之沛然莫禦所以反反覆覆要挑動他這心出來通章只得末段五畝以後是王天下保民實事前面許多轉折都是虛虛挑撥乃千古一篇極奇極幻的文字識此方於孟子全書有着眼處

問錢彭曾問註內有察識擴充二意今何以不用答曰察識擴充亦是但未爲醒發總之要挑動他的心心爲何不動小之如口體聲色使令大之如莅中國撫四夷種種情欲顧彼自不復

顧此心如何得動到有如上心若不動縱曉得也不濟事就如齊王自說吾不忍其觳觫於我心有戚戚焉他心裡何嘗不曉得未見便能擴充故孟子反反覆覆去挑動他的心必要見心動方如火之始燃泉之始達自然遏抑不住曰然則單重察識一邊曰察識難道便住自然擴充蓋此心能動察識擴充都該在裡面了○程雲登問通章謂是欲挑其心而不遽言其事聽見還是重心輕事故事特於言心後一點出耳答曰正惟重這箇心故反反覆覆去挑動他然徒善不足以爲政事亦不可偏廢曰末節纔說到事畢竟事在所輕曰若一口將事說完便沒得挑撥了不是事可輕故放在後面說○陳錫章問仁以術言

似不免費心區處。何以謂自已不覺答曰纔覺得便屬有心連以羊易牛亦不是難道羊又獨該恐的惟無心巧合所以爲仁術。○稱孟眞問因見生不忍見死遠了庖厨便可食肉不幾自昧其本心乎答曰自茹毛飲血以來天下俱安於肉食聖人欲行其道於天下豈能自爲崖異以拂人情而食時見殺聞聲又不免惻心慘目只得遠了庖厨然就殺生中須寓不殺之意如非諸侯大夫不得用五牢七牢士無故不殺犬豕就本章七十非肉不飽七十以前俱不得食肉便省殺無數生命這正是治世聖賢隨順衆生陰行濟度將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亦是此意。乃出於不得已而權巧方便未爲直遂本心故止謂之仁術云

耳○沈允樾問言舉斯心與此心合於王兩心字緊相呼應斯心亦宜指不忍之心說答曰心無兩箇但文勢隔跳太遠言舉斯心言字只代詩點明而前面不忍之心自然相應○張有堺問孟子教齊梁之君行仁政動欲其王天下將置周天子於何地想只是行王道而未必果代周也答曰你道行王道怎麽樣一箇做法曰不過制爲田里樹畜及謹設庠序之教曰田里庠序固是然此止行於國內而已乎孟子勉齊以王總是要安天下之民設使王道果行天下仕農商旅皆願歸往與赴愬則諸侯之暴虐者必興師致討恭順者必相率來王其時止存周天子彈丸之地作何處分者欲率諸侯事周則止可行文王作西

伯及桓文稱霸之事。然齊梁業已稱王。不復知有周室。既欲見用於彼。豈能削去其王號。且周德不修。那畿內又日促。式微何以自振。此皆事勢之必難行者。孟子日日要王。勉以湯武。豈是空言。蓋天之立君。原以為民。必身為天子。頒正朔以號令諸侯。而後可以安天下。若大權他委。誰肯奉其政教。生民之塗炭何極。所以湯武有放伐之事。原以應天順人。而非利天下也。宋存楠曰。孟子論王。果是要他為湯武。但於君臣大分。終恐未安。曰。論君臣大分。三代以上。原與三代以下不同。三代以上。封建始於先朝。其為侯國。諸侯有德者。舉起來之便為天子。不但名分未嚴。抑且機心不起。所謂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算來如此。

三代以下。封建既廢、匹夫登朝、食人之祿者奴人之事、如藉他的權勢以取大位。明是操懿温莽篡弑之賊、獨漢高祖我太祖不階一命而有天下、得統之正遠在湯武之上。其次四海鼎沸、我若不取。終落羣雄之手。如唐太宗亦不失爲湯武。至宋太祖遂不免有慚德、賴他忠厚貽謀、治安日久、故爲後議所寬。名分原未嘗不當嚴。而獨三代之上、事勢不同。難以一律槩論耳。

菅東溟曰。世儒執孟子五母雞二母彘之案、合於易傳饗上帝養聖賢之說、而嘗釋氏之戒殺生、曰此異端之說也。此大不然。太古人與物相友、而無相害之心。何嘗有殺。殺生非人性之本然也。性逐情而日漓、殺心始動。人可以食獸、獸亦可以食人。而物智必不能勝人智。是以各抱殺躰之狀、而入庖厨于時聖人必大有所不忍。而其如習俗之已成何、故不得已而爲之品節

限制最禁僣殺如非郊祭與君膳不得用大牢之類亦減多殺如非諸侯大夫不得用七牢五牢之類不與幼者殺生而曰七十者衣帛食肉亦不許賤者殺生而曰庶人無故不食珍于今雖不必不賤而素養之耻亦深特苦於形枯神耗不能如史戒之僣流耳然何故不克遠庖厨之一念哉故嚴以特殺故殺肅家訓云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趙注曰莊暴齊臣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趙注曰世俗之樂謂鄭聲也臣請為王

音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註疏曰鼓樂者樂以鼓爲節也管笙簫籥聲之與音一也別之則單出爲聲雜比爲音疾首頭痛也頞鼻頸也蹙其鼻頞而愁悶也析羽爲旌

王者斿車之所建也。

〔測〕孟子聞齊王有好樂之問。特自己去挑動他王說非好先王之樂。好世俗之樂。有箇慚愧的意。遂引導他說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於治。甚乃暢意去快樂。即下面與民同樂。且不與說破。只將箇甚字欣動他。今之樂由古之樂。原只一般樣的。益樂有情有文。若論文。則一代有一代之制作。迥然各異。論情則樂不過導和宣鬱。有何不同。獨樂樂。自然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自然不若與衆。王既辨此。乃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一般的樂。百姓聞之。一則疾首蹙頞。自嘆夫何使我至此極。一則欣欣喜色相告。吾王庶幾無疾病。這甚麽緣故。只在不與民同樂與

民同樂之別。因織是因鼓樂而帶言之者。今王若能與百姓同樂。則人皆歸往。自然可以王天下了。蓋自古作樂之盛。莫如虞舜。舜操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云。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解慍阜財。單是爲民聚所樂。若不與民同樂。雖咸英韶濩。亦何補於理亂。果與民同樂。卽採列國之風謠。亦可審音以知治。此雖一時引君之權詞。其實至理原不外是。

商鄭乎唐問魏侯云。聽古樂恐臥。聽鄭衛不知倦。古今之不同如此。夫子用韶樂而放鄭聲。皆是崇古黜今。茲云今樂由古。恐未必然。答曰。只要好樂甚而與民同樂。卽如鄭衛之音。雖則淫

哇。果能體貼開去。丈夫願為有室。女子願為有家。使之人人得所。不至怨曠。何嘗不可致治。夫子存鄭衛之詩。未必不為此也。然祗云好樂則可。若論作樂。必如咸英韶濩。方可垂範後世。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朱註曰。芻。草也。蕘。薪也。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以死也。

測 商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註疏曰。詩采薇云。文王西有昆夷之患。箋云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也。獯鬻北狄强者。大王去邠避獯鬻。史記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棲於會稽請委國爲臣妾。詩周頌我將之篇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

周祐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朱註曰疾視怒目而視也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書周書泰誓之篇寵之四方謂寵異之於四方也衡行謂作亂也

測交鄰國之道知仁勇三者都要完備仁者愛人怎肯兼弱併吞故能以大事小知者識勢怎肯抗衡挑釁故能以小事大蓋建邦列上有大有小皆天之所命樂天者他安適著天命絕不作愁慘之事畏天者他惴惴著天命絕不敢有抗違保天下是

列侯群辟都在畿甸之中保其國是社稷人民不至於失墜引畏天之詩爲證而樂天亦可例見王以好勇爲疾又引詩說文王之遏徂莒引書說武王之誅有罪文武都是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安天下之民民正惟恐王之不好勇好勇何足爲疾哉玩一怒安天下之民即仁知亦不出此鄰國果能安民則彼民即吾民彼安即吾安事大事小何所不可若他暴虐其民又須興師吊伐取其土地皆是爲安天下而非利其所有勇正所以成乎仁知而不相背者此雖論交鄰其實創平區宇帝王撫世御宇之道端不外此勿可以交鄰小視之也

【問】朱佳致問交鄰之道仁智足矣何必又說勇答曰若只仁智

倘遇着鄰國殘暴的如何處。湯未嘗不以大事小。至葛伯無道。只得又要征他。曰若宣王不說好勇。即孟子亦無繇說到勇上。曰孟子是着迹的話。雖各有問答。而後結構原相照顧。然說箇安天下之民。仁字內本可該勇。但不免藉於一怒。正所謂仁者必有勇。即智亦然。○鄭侃問樂天畏天。天字註作理字。畢竟何屬。答曰本文原不曾說樂理畏理。祇說得天字。我依他還個天字。

管東溟曰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世疑以臣伐君。大錯。武王未受命於文王。其纘文稱王久矣。名則以西王伐東王。實則以天吏誅獨夫也。故湯有慙德。而武無慙德。孟子錄其泰誓之詞。而曰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蓋文王嘗事殷。故義不伐紂。而以剪紂之黨爲顯謨。武王未嘗事殷。故耻一人之橫[illegible]。而必退天下之趨。厥志爲大勇。此等隱微心迹。孟子尚能辨[illegible]。而後儒

非迂即陋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趙註凡雪宮離宮之名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其志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

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註疏曰晏子齊相名嬰轉附朝儛皆山名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境上邑也遊者有所適也豫者適而至於樂也朱註曰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爲師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亡猶失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註疏曰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師也徵招角招樂章名徵爲事角爲民皆以招名之亦舜作歌以東股事鼓琴以阜民財之意也好君言臣悅君謂之好何尤者無過也朱註曰戒告命也招與韶同

〔測〕〔商〕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趙註曰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已止也朱註曰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九分而稅一也世祿者仕者之子孫使之不失其祿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

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註疏曰詩大雅公劉之篇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糧於橐囊也小曰橐大曰囊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斧揚鉞也又以武備之方啓行道路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趙註曰詩大雅緜之篇亶父太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太王妃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

【訓】孟子勸齊王勿毀明堂只是要他行仁政如文王之治岐自

仕農商旅以至罪人皆得其所而鰥寡孤獨加恩尤爲先爲文
王是以諸侯而開王業故特舉之乃王以好貨爲疾遂說公劉
也好貨引詩積倉裹糧爲證王以好色爲疾遂說太王也好色
引詩姜女胥宇爲證王如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能使閭閻殷
實室家完聚人心自然歸往於王何有大凡王道本乎人情而
人情即是天理賢者制己之欲以律人豪傑順己之欲以同人
聖人則能脫離情欲化導群迷又能在欲不染隨順衆生無可
無不可若知有己之欲而不知有人便是小人奪人之欲以從
己便是惡人總一情欲而天理得失迥異只在能同與不能同
之別耳

商莫若明問。人惟克己。方能愛人。若自己好貨好色。怎能同於百姓。恐只是引君之權詞。答曰。要認好字同字。既所好與同。則不獨好自己的貨色。亦好人各有其貨色。若百姓一處欠缺。便如自己欠缺。必須人人得所。方爲愜意。此有一種貪饕人。只知有己。固能流毒天下。又有一種清刻人。不近人情。亦未必有益世道。爲人主者。不在矜小節。而在發弘願。自是實話。裘蔚先曰。如此則須各安其分。如君有惟正之供。民亦有恒產之制。君有後庭之充。民亦有縞衣之樂。各能知足。乃可大同。曰。固是然。只要發得願大。我既能同人以所好。則必令人各遂其所好。既令人各遂其所好。則必不令己獨擁其所好。仁者欲立立人。欲達

逵人。總不外於能同此好。

管東溟曰。好貨但說公劉而不說周公。好色但說太王而不說文王。何也。周禮一書。理財居半。豈不可以好貨與民同之補周公乎。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豈不可以好色與民同之補文王乎。而孟子若為之諱。殆為二好在理欲之間。不以加於大聖人也。孰知登道岸之聖人。其神妙正游於此。蓋染而不染。人鮮易識。不染而染。人最難識。二者皆至聖之其。而逆流順流。循覩至聖。湛然無欲。其因遠矣。一入五欲場中。則必示染試。而後可以盡人性。性易率而難盡者也。聖人之示有欲。全不為率己之性而為盡人之性。妙在染與無染之間。心迹若判若合。果迹染而心亦染耶。惡在其為率己之性。果心不染而迹亦不染耶。惡在其為盡人之性。二聖真率性盡性之極者也。論到底欲之幾上。則周公之不為貨染。易見而文王之不為色染難窺。此不可不咏誕登道岸之詩也。赫怒疑於好勇。詩猶以登道岸救。而以無矣無援歆羨之。多男疑於好色。不可以登道岸救。而以有欲無欲議之哉。第此中消息。一系自狀。不得吾格致學者。拼以凡人之心度聖人之腹耳。若千木措以吾之不可學大聖人之可。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

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註疏

比凍者寒之過餒者飢之過棄之絕友道也士師獄吏也即周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皆以士爲官不能治士不能主治其士也

〔測〕

〔商〕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

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註疏曰故舊也。文從古故也。喬高也。朱註曰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親臣君所親信之臣。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

〔訓〕這要看世臣二字。世臣係於親臣。親臣不更置。又之方得為世臣。絶與庶寮不同。若是庶寮。不過銓衡之司。如左右諸大夫。都不作准。直待國人有言方察。那有此理。惟是世臣與國相為休戚。世世賴之。如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故國君進賢。要如不得已方將拔之儕伍之中。置之僚采之上。使卑者直踰其尊。疏者直踰其戚。如此破格重用。何可不加謹慎。左右諸

大夫說賢說不可。都勿聽。國人皆說賢說不可。然後察果見他眞賢眞不可。然後用。然後去。這俱就舉用時說。若既用後有不可。又不免昔進令去了。因用人而併及於刑人。這也不是尋常用刑若常刑。只付之司寇得人便了。乃如舜之誅四凶。殺一人而天下懼者。故亦如用人之不聽左右諸大夫。必詢察於國人。而以國人殺之。為大公耳。如此則慶賞刑威。與百姓普同一體。眞是視民如子。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商）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

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孫疏曰書云湯放桀於南巢史記武王伐紂紂走入登鹿臺衣其珠玉自燔於火武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

則

商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雕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註疏曰工師掌教百工者姑且也二十四兩為鎰雕琢治飾玉也朱註曰璞玉之在石中者

訓

商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朱註曰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遂大勝燕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通鑑也孫疏曰圓曰簞簞笥也漿酒也

訓列國分爭非兼併歸一天下何繇得寧孟子不是教齊宣不

取燕正慮其不能如武王之民悅欲取而不可得也齊宣不聽卒致列國加兵令其置君而去乃不得已之計耳

〔商〕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孫毀其宗廟遷其重

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註疏曰書據尚書仲虺之誥篇霓虹也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傒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已[illegible]抹也係累猶縛結也旄老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

測商

管東溟曰孟子陳王道動輒舉湯以七十里起文王以百里起故言求闢以千里畏人此雖論世之衡而論猶未盡強晉不有齊魯之言乎曰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七國爭雄之世雖有小國行王政亦但可以為善國而已矣其如秦楚之强大何仁雖不可為衆而寡之不可以敵衆亦勢也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猶有虞於若林之旅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而況以一齊對救燕之諸侯乎

鄒與魯閧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趙註曰閧鬭聲也猶構兵而鬭也長上軍師也

朱註曰轉饑餓輾轉而死也

〔迥〕

〔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

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測

商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趙註曰齊人併得薛築其城以逼於滕故文公恐也朱註曰創造也統緒也

測

商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趙註曰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也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

測 孟子教滕文公事大國如太王之遷岐又如或人之世守雖

有兩路然玩不以養人者害人則遷國的是避鋒鏑之荼毒効死的亦是禦強暴之憑陵總爲保全百姓擇斯二者令審事勢之所便若滕文公時則間於大國既無地可遷最爾小邦又無力能守如遇眞主出自當納土以効順惜齊又是強暴之國眞無法可以自全孟子所論要不過道其理之常而已

爾薛宏繹問孟子策滕無必勝之着似不如蘇張說法倒有實效答曰蘇張若有必勝之策聖賢何難用權乃縱横之說皆就其國內形勝以爲揣摩弱滕有何足恃恐蘇張亦當結舌卽用說要不過徼幸萬一耳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

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朱註曰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見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趙註曰樂正子孟子弟子為魯臣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趙註曰克樂正子名尼止也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註疏曰公孫丑孟子弟子丑當路得當仕路管仲

名夷吾，佐桓公者。曾西，曾子之孫。蹵然，猶蹵踖也。先子，曾子。艴然，慍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致力以為功，成業以為烈。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注疏曰：茲甚，益甚也。武丁，高宗也。六七作，若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等是也。故家遺俗流風善政者，其世嗣續之故家，其民習尚之遺俗，其流風之所被，善政之所行也。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

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註 以大而知之之謂智小而察之之謂慧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大鋤也待時三農時也郵驛名境土行書舍也倒懸喻困苦如解其倒懸之索也

測 孟子薄管晏之功只為他得君行政止成就得箇覇業意思要重在王天下上王天下固論德更要兼着時勢如文王值殷

家世澤之久，世業之大，而自已又止百里起，故雖以聖德不能王天下。如齊挾資之質，人民之衆，而又值憔悴虐政之時，故雖世主亦足以王。又引孔子說德之流行，本極其速，又乘乎當今之時勢，在民望德猶饑渴，在我施德猶解倒懸，故事半功倍，惟此時爲然。孟子以時勢論德，真與後儒之迂濶不達時變者，大不侔也。

問　胡漸鍔問，德之流行果速，文王何以百年未洽。答曰，所以要乘時勢，如飲食本爲人所嗜，饑渴未甚，則雖八珍盈前，亦未必盡下咽也。曰如殷之世，雖謂憔悴不甚。曰如殷止在紂畿內，而列國未必然，豈若七雄戰爭，絕無虛日，倒懸之喻，誠堪痛惻。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朱註曰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橈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

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註疏曰膚撓肌膚撓卻也目逃轉睛逃避也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也約要也子襄曾子弟子夫子謂孔子也縮理之直也記云古之冠也縮縫今之冠也衡縫惴懼也詩惴惴其慄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朱註曰告子曰以下孟子誦其言而斷之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朱註曰。浩然。盛大流行之貌。配者。合而有助之意。集義。猶言積善。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註疏曰。餒。若人之饑餓也。慊。快也。揠。挺拔之也。芒芒然。罷倦之貌。病。罷也。）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朱註曰。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

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心之失也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註疏曰惡者不安事

之嘆辭也。一體者得一肢也。具體者四肢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何事非君。所事者即君也。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朱注曰伯夷孤竹君之長子。伊尹。湯之相。詳見篇末及萬章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註疏曰。詖辭齊等也。汙不至阿其所好。雖有卑汙不平處。亦不至於阿私所好而空譽之。孟子知其言太過。故謂之汙。下。垤。蟻封也。行潦。道傍流潦也。萃。聚也。

測 這章書逐段有問答。分析原自明白。因節次太多。畧爲段落。自夫子加齊之卿相至告子先我不動心。借告子以發不動心之眞似。自不動心有道至曾子之守約。借黝舍曾子。形起告子。及自己。自敢問夫子至反動其心。論告子之不動心。不求之言與氣。自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論自己之不動心。專在養氣與知言。自宰我子貢至末。明願學孔子。以結前腳大勇於夫子之意。公孫丑問霸王之業。究到不動心。是功業必本於學問。而非徒嘗試焉者。孟子說我年至四十。乃能不動心。然不把個似

是的來形起難端。不能暢發其旨、直窮到底。故說這不動心也不難。告子倒先我不動心、丑問不動心有道。且不并答。因舉北宮黝孟施舍之養勇、北宮黝是無懼乎人。孟施舍是自已無懼。曾子惟求自反、所以孟施舍似之。子夏可者與不可者拒。專去律人、所以北宮黝似之。黝只是不懼人。較不如施舍之自無懼者爲約、施舍只是守其氣。勝較不如曾子之守其心、縮者爲尤約、約者言其簡而易操也。然黝舍不過血氣之夫、何足比數。止借來形起曾夏、歸到曾子身上、言外見得告子之不動心、即如黝舍一流、而自己之不動心、乃是曾子得聞於孔子者。後面集義懷心、正從自反而縮得來。丑方問孟子與告子之不動心。於

是引告子之言以斷之。告子說不必得於言勿求於心。不要因言去用到心上。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要將心去用在氣上。總將言與氣撇開。不把來累心。告子說話是這等。然要曉得他的學問。他平時說生之謂性、是將心看做現成的。說義外。是將言與氣都看在外邊的。故他所用之心。乃脫離言氣而空空不動者。把那心的包涵萬象。主宰言與氣最靈妙處。都不去尋求個下落。故謂之弗求於心。因斷他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這是直許可他。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心如何好勿求。這却不可。下面夫志六句。承上發心與氣之重輕。心之決定爲志。與氣更相親切。故又提一志字。夫志主使乎氣而爲氣之帥者。氣充滿乎體而爲

志之卒者。夫志至焉。志到的所在。氣即次焉。次亦至字義。但看人遍體間。有念頭注想處。氣即聚在此處。久之覺得騰騰起來。可見氣身跟着志走的。故曰持其志。要持守其志。不使昏惰放逸。無暴其氣。亦不要暴戾其氣。至於虛憍恣睢。志為氣之帥。故心不可以不求氣。為志之卒。故氣可以不求。乃發明上文可不可之意。語氣所重在志。所輕在氣。丑不得明白。復問既說志至焉。氣次焉。則專持其志可矣。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這怎麼說。不知這志與氣。常時固能相使。遇變亦能相傾。志若專一。便能運動乎氣。氣若專一。也能震動乎志。只看蹶者與跌的人。趨者奔走的人。他心裡何曾着想。乃是氣也。而反震動其心。蹶趨即

是暴氣之一端。不免心爲所動。以見氣可以不求不可以有暴。因上文論心氣帶有無暴一語。故又發疑情以申解耳。於是丑詢夫子惡乎長。孟子荅說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我却能知人的言語。告子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我却能善養吾浩然之氣。從來聖賢學問不曾論到氣上。孟子陡然說個浩然之氣養得這等盛大流行。眞是發千古所未發。令人驚異。故丑先問浩然之氣。然這氣無聲無臭。不落形相。要將出來口裡指點其實難言。姑強言之。其爲氣也。至大擴之無外。至剛直之無前。這大與剛。如何見得。照下塞乎天地看。天地至大。我的氣所到無不遍滿。這就是至大。天地至廣。我的氣所到無一處可遏抑。這就是

至剛以直養無害即下文有事勿助長但下文方說功夫而此只指體段且虗虗通過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人之氣一呼一吸原與天地相通若㨾住了鼻口久之則死矣氣能養成便可貫乎天地古人白虹貫日能形之天象亦可例見氣已說過一遍了還說不盡又形容說其為氣也配義與道慊於心的謂義通行的謂道義與氣最為貼合而道則統乎四德單說義又恐偏了帶着道說加個與字畢竟還重在義上故下邊單發義字若無是義與道氣便餒了如人不喫飯肚裡饑餓一般義與道氣再離不得他的這也只論體段集義正發明配義說這配義乃是將義蘊集攏來積累之久滿腔子都是義自然理

是氣生。氣便爲他所生了。不是可義襲的。襲。如衣之襲于外

在外而我去湊着他。便取將氣來。蓋襲在外邊。內裡原不曾有

實。所行有不快足於心。氣便餒了。究竟襲義也取不氣來的。莫

將配義錯做了集義二句。解說配義。行有不慊二句。解說無是

餒也。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義正養氣的要着。反

抛却在外。如何使得。必有事焉。乃是做功夫處。即指持志集義。

弗正心者。正心原是好的。但係於養成着力。不得有事斯方着

力。便要正心。豈不與事相妨。勿忘。乃時時做事。勿要遺忘。勿助

長。乃只做着事。勿要助氣使長。以此告子不去持志集義。是不

能有事。先不動心。是現成便正心。忘與助。又不必論矣。與此正

絶相反。助長即是暴氣。更於所事有害。故又引宋人之揠苗來說。以爲無益而舍之者。雖不去有事。尚不把他弄壞。後來能養。仍可加功。故比之不耘苗者。只是無益。助之長者。是將氣激發起來。心有不慊便要餒。後邊再鼓不起。比之揠苗者。非徒無益。又害了他。是助長之弊。更甚於忘。總要有事處做得得法。以善養吾浩然也。丑又問知言。乃究其言之根於心。詖淫邪遁在言上。蔽陷離窮在心上。是一步深一步的。詖是他所說的雖不正還有正處。只偏在一邊。就知其心之所蔽。乃見了一邊。不見一邊有所障蔽了。淫。是就詖詞處浸淫開去。不可隄防。就知其心之所陷。那蔽的越陷溺進去。不能出頭了。邪。是就淫詞處愈說

得歪邪没一些正處說知其心之所離邪的的愈加墜落與正道遠離了遁是說邪詞處說不過另討一番話逃遁將去就知其心之所窮那離的既背於正益發窮困難伸了生心而害政害事聖人必從見知言之的確不爽也言既從心生而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如何使得然養氣都有工夫知言獨就當下知的所在說不及功夫道就在前面持志集義內蓋義有精義入神非義之義辨別最微則邪正疑似自不能混養氣知言總只是一個功夫孟子所長在此與告子並論告子乃單提一個不動心把言與氣都不管是於本體上不執一相功夫似乎直捷故得手反登而不免落於頑空孟子不取必於不動心且在

言與氣理會。是於本體上不捨一法。功夫似乎紆迴。故得手反逕。而到底自有實落。其要緊關頭。總在集義與外義之不同。此學問真似之當辨者。前文發不動心已自說完。乃下文又有許多議論。總見發願學孔子之意。且舉詞命德行兼全之聖人。既不敢當與。一體具體之諸賢。亦姑舍是。舉極清極任之古聖。又以為不同道。只要推出所願則學孔子來。孟子的得志集義。就是孔子說的自反而縮。已自學孔子了。說個願學。更有進於此者。孔子一生單提仁。罕或說義。無如主忠信徙義二語。乃主忠信是無妄之真心。內持忠則決定之斷。乃徙義是過而不留。而集義則積而不化。歸本仍自慊。有相懸。所以養成泰山巖巖氣

象。固在浩然之氣得力不能如孔子之太和元氣亦在浩然之氣未鎔。然此乃是四十時後來說存心養性知天事天則與孔子之五十知天命庶幾近之。所謂願學或在斯乎下文又發明因何願學。要問夷尹與孔子相班。而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孔子。蓋其德能王天下而所行所殺不為一毫不慊心之事原群聖所同然畢竟有異處。不敢自已立論特引諸賢為證汙正與智對說。三子若智慧的識見清楚定足以知聖人若汙濁的識見不清楚也不至阿私其所好這或因三子的說話未必都停當。預先為他分解宰我贊夫子賢於堯舜子貢贊夫子見禮樂而知德政法服高於百王有若贊夫子出類拔萃品地超於群聖。

宰我言未免過當子貢有若說得是引來總要發揮生民未有之孔子以明願學之意

〔商〕金聲問不動心於霸王是舜禹巍乎不與之意即所性不存焉說養氣覺反祖答曰孟子學問還在存心養性上養氣原不是上乘功夫但他要在天下做事業留着這段氣魄方可揮霍宇宙壓倒一世所以妾婦儀衍丘蚓仲子率獸乎楊墨皆其氣使然從來忠臣義士都是此氣結成千古不散則為神靈然其不如孔子亦在此養到將所謂望之如木雞那裏還用得氣着

〇方允迭問不膚撓不目逃註謂被刺而然既被刺豈能不撓不逃答曰是不膚撓是他肌膚上不心驚肉戰為之撓動不目

逃是他目睛上不心驚眼跳爲之逃閃皆描畫他無懼的狀貌

○張廷晉問施舍守約下云守氣則約在氣不待解了郄又云曾子守約畢竟約是約些甚的註以循理言然否答曰約是收攝攏來的字義就本文自反亦是收攝攏來的意思只還他本文便了曰自反畢竟反些甚的曰照下文行有不慊於心則此乃慊心心較氣更約了若理字覺寬而不切○姜曰廣問告子勿求於心又勿求於氣心與氣俱不求不知其不動心如何用功答曰告子先不動心只提心爲主勿求氣乃不因心求氣誠勿求也其勿求心乃不因言求心正合言以專事乎心而非絕不求也曰告子既事心則必如孟子之持志矣其用功謂何有

不同曰志可着力而心乃自然告子恐動心亦未必去持志彼以心爲現成乃不事事而遽正心者耳曰以心爲現成急於不動是不免助長必至暴氣了曰告子勿求於氣原不養氣亦何必助長至於暴氣曰告子勿求於氣孟子養氣正與相反何得印之爲可曰告子不求氣乃專爲事心孟子雖養氣而功夫實在持志所以說他可蔑曰佳曰志能帥氣既求心則氣便該得在內謂何說他不養氣曰遺着人的見地告子以心不關氣只事心不照管氣氣便遺失在心外孟子以氣爲心用持志中卽照管着氣氣便收攝在志中曰告子既不持志養氣又不助長暴氣而遽能不動心則是直指本心其學類於禪宗似更得直

裁要領矣曰禪宗不著一相亦不捨一法必欲外義即落枯禪雖直指本體而未爲正印蓋告子之別於孟子緊關只在外義與集義之不同耳○葛孟眞問孟子於志曰持曰集義曰有事於氣曰無暴曰善養曰毋助長言語多端頭緒既難理會功夫如何下手答曰言語雖多總只持志養氣二法持志是功夫養氣是受用功夫中須有實地故曰集義曰有事欲其不放鬆受用中恐有虛頭故曰無暴曰勿助長欲其不帶病曰怎見得持志是功夫曰孟子斷定勿求於氣可勿求於心不可求即用功只該求心而不該求氣明明道破下文詳論養氣工夫只是集義有事無一語着氣上氣上若加功即是助長語意俱昭然可

見曰如此則氣在所輕乃云吾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乎天地極口鋪張似有推重其氣之意何故曰正爲受用在氣將當宇宙惟此得力不覺言之滿志然塞乎天地繇於直養浩然必養成方能故未養之先功夫必藉之志既養以後受用實得之氣志宜單尚而氣難盡抹此爲孟子獨得之秘訣耳曰持志集義固是功夫然志與義名相不同究竟是一是二曰就功夫中細分持志是主意集義是功夫原是二然主意即功夫的主意功夫亦即主意的功夫無主意則功夫不得歸一無功夫則主意未免落空原不相離亦是一曰集義既是裒集必須事事要合義焉能歸一曰事必繇心乃念念合義而事即該於其

中事雖萬端念只一個孟子既斥外義豈得向事上論義其集
義亦即在持志中做無兩功也○黃昌偁問志爲氣帥則氣似
不必照管答曰兵卒作起變來連主帥都殺了豈得絕不照管
曰如此則又該重氣了曰良將能用疲卒故謂之三軍司命所
重還只在志○沈振龍問氣可以不求不可以有暴似無暴即
是求二語不知如何分別答曰求則有功夫當用無暴止是勿
助長更無功夫曰善養浩然之氣善養豈不是功夫曰善養正
應無暴亦即是勿助長乃功夫中之病弊宜除非直指功夫也
○朱三聘問直養無害明爲有事勿助長揭其大槩謂何說是
體段不是功夫答曰這要看本文口氣其爲氣也說個至大至

剛。又說塞乎天地竭力形容浩然的模樣直養無害止是漸過的故說是體段至必有事說個必字必然要如此說數個勿字必然不要如此皆着力的故說是功夫○張鶴舉問配義與道舊說道義與氣互相配合今講是氣去配道義何故答曰本文是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若說互相為配當增一語云其為道義也亦配氣矣每言看書要體貼本文正為此○邵振光問無是餒也舊講若無是氣雖有道義不能自振故餒今說無道義便氣餒亦與舊解不同何故答曰氣是在人身上的有充有不充所以下個餒字若道義原屬虛位誰為之餒照下面行有不慊於心則餒難道也是道義餒了○潛秉倫問集義既說是功夫

是集義所生句又不指功夫似覺矛盾答曰集義原是功夫但本文說個是集義非義襲看口氣只把是非兩字來剖判一下原不曾直指下手處下邊必有事方纔去着力下手就如那用藥的一般是集義說這個藥方能療病非義襲說這個藥方不能療病下面必有事方纔去服這個方的藥○鄧觀文問告子外義似與襲義不同襲是假托告子原未嘗假托答曰襲亦不定是假托乃不曾積累於心只在事上作爲者然彼欲用義而告子不必用義誠有不同曰不用義則專體乎張一味悍然不顧了曰悍然不顧者焉能不動心告子必以義爲多事欲返於無名之樸莊子云至德之世同乎無知其德不離蹩躠爲仁踶

跂為義而天下始疑其學似本之此與儒學尚名義者原不相同○戴簡儒問大學要正心此處如何說勿正心心字還屬下句為長答曰大學說正心原有格物致知誠意許多節次若方誠意時便要正心只節次畧差豈不就是助長了○沈膺熊問知言既無功夫即攝在養氣內是氣又該着言了答曰知言怎麼在養氣內只是個持志集義便養氣也在裡面知言也在裡面○張標問詖淫邪遁四語只引起得生心處知言實際還在害政害事上方見下截亦似不可輕答曰你道生心害政發政害事從那裏看出來曰固是在言上看出但要究極害政害事方覺言之關係為大曰語意原是如此○周士昌問笲我所言

爲何過當。答曰。如中庸止云祖述堯舜。而此却謂遂過。然玩以予觀。則宰我亦自道是一巳之見。未爲通論也。曰旣過當何爲引他。曰只是要推尊所願學。雖過當亦不至有私。如汙不至阿其所好。語意可想。徐尚仁曰。見禮聞樂。何以指夫子。曰若子貢自信如此。未免太誇。惟直指爲夫子見地。方承當得起。且於生民未有處。頂上更有着落。

管東溟曰。告子先我不動心。言年未四十而心已不動也。在孔子直是三十而立時事。朱子曰。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然則孟子之不動心。遂同孔子之不惑乎。愚竊不敢輕許。孔子之不惑。隣於知天命矣。孟子似望孔子之知天命尚遠也。然則可與顏子一日克復三月不違仁之心境通乎。曰近之矣。吾猶疑其不動心中。含有一點浩然之氣。不無克己未盡處也。非謂養氣礙於克己。謂養氣中難盡己心也。孟子全與曾學相通。曾子啓手足時。戰兢之念俱泯。則孟子啓手足時。養氣之功亦

必俟吾乃信其可達顏子之不違矣○孟子養氣之功即是持志之功特於持志上帶着一分照顧精神之意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心字屬上正心句不屬下勿忘句程子讀本文原如是而朱子恐勿正心之悖大學經文也故拆心字屬下句不思在養氣上說定當云勿正其心在修身上說定當云先正其心蓋氣不可以有心養也○孟子尊孔子為生民未有子貢有若實先發其端然子貢有若之語圓而孟子之語滯孟子鑒定孔子為開闢後之一人子貢第以千古之道眼表孔子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差等百王莫之能違者唯孔子一人而已不繫定素王德業為百王之所未有故罔有若就凡民類中表聖人謂聖人出凡民之類拔凡民之萃然未有盛於孔子者亦不繫定聖人必無如夫子者特無盛於夫子者耳故亦罔二子真是智足以知聖人者若宰我賢夫子於堯舜則近於生民未有之說自子思之祖述章出而孔子之真容乃見宋儒高其標而局其學大似子路使門人為臣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

人者中心悦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註疏曰此懷諸侯之權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也

訓 商

管東溟曰儒者動以孟子尊王賤霸爲口實亦捕風捉影之談耳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此言三王之所以爲王五霸之所以爲霸也王霸命名之初義則不然收正朔以朝諸侯率諸侯以父事之之謂王率正朔以合諸侯率諸侯以兄事之之謂霸厥初皆行仁非假仁也是故文王先稱西伯後稱王而武王克商之後分周公左召公右謂之二伯康王初立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並以方伯行霸王之道此豈以力假仁者哉以力假仁但可以論桓文之霸不可以論文王召畢之霸孔子稱齊桓正而不譎亦不可全謂之假仁而管仲之相桓以禮綏遠以德受下卿之饗於周王

不但有仁者之功亦有仁者之心焉其以射鉤乾溢之嫌而匡身以分君過則仁人之不得已也故孔子稱口稱之而曰如其仁如其仁豈徒以其功而已哉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註疏曰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教人賢者居位官得其人能者居職人任其事也詩豳風鴟鴞之篇迨及也徹剝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也此鴟鴞自說作巢至苦也般大也詩大雅文王之篇逭避也

訓 吃緊處全在兩個及是時。仁人藉此以圖治者，不仁正藉此以縱欲。時乎時乎不再來，禍福之自取，尚不俟辯矣。

商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註疏曰：俊，美才出衆者也。爲人者稱

餘市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也。助者，助佐治公田，不稅賦
徐廛賦之類也。廛者，一夫所受之宅也。野曰廛，天吏者，天使之也。
朱註曰法而不廛，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少，
則不必廛也。

測

商宋存標問廛無夫里之布。朱註引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
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夫宅既不種桑麻矣，乃罰以一里二十
五家之布，恐力必不能辦。民既無常業矣，罰以一家力役之征
猶可。又一夫百畝之稅，恐力更不能辦。謂戰國一切取之而今
欲盡免此，以註之誤解周禮於本文，實懵然不來。答曰：信然。此
何從廛字起，從布字結，當以廛布二字為主。廛照下為氓看，乃
田中二畝半之廛，與市廛不同。布只是布縷之征，不當謂以稅

役等項引周禮宜專用宅不毛者有里布一句宅與廛同里布又與里布同衡夫字難販註疏甲　今者一夫所受之宅則此布當爲一夫受宅之布謂之里布者合同里而輸之也販本文當云則中之廛其民已助耕公田無一夫所輸同里之布然以意度之未知是否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朱註曰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內結要求聲名也　由是觀

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朱註曰羞恥已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已也讓推以與人也端緒也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擴推廣之意充滿也。

測人字與不忍人的人字。總是一個人。同此血氣。同此心知。此呼則彼應。此觸則彼覺。原是一體的。故在己有痛癢。自然不忍。不過在人有痛癢。如何能忍得。人人皆有個不忍人之心。先王有

這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是心行是政。就是治天下恁般廣大。亦可在手掌裡運動得。極言其速而且易也。此心在先王。到處遍滿。昭然可見。而凡人却未必然。乃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指出個形狀來與人看。今人乍時邂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的心。其時納交要譽惡聲常情容或有之。但在乍見。則思慮未起。不暇安排。故單單只有個怵惕惻隱。更無別樣念頭夾入。這樣看起來。若無惻隱的心。不是無情的木石。就是無知的禽獸。斷然不是個人。這惻隱原是善之長。統乎四德。故又連羞惡辭讓是非說來。這點心。觸着不當為便有羞惡。觸着不當得便有辭讓。觸着不容混便有是非。無羞惡

的心。不是個人無辭讓的心。不是個人無是非的心。不是個人。歷歷說個非人。痛加提喝。只要認得這個人便認得這個指有的心了。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就是那仁義禮智的端。此不是把情來証性。端者。端倪之謂。此心乍見時方有。豈不乍見時便無。言此乃是端倪見端。可以知委定有個全體在內。連下文擴充意。已寓於此。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四體也。人只曉得有了四體的身。便是個人。不知有了四端的心。方是個人。人心與身一般樣的。缺一不可。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是自賊害了這個人。謂其君不能。是賊害了君。這個人。自賊賊君。皆指害其人。役中言人之必不可無是心也。凡有四端於我者。若曉得都去擴充他。便

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凡有血氣到此。火在石中。擊之則燎原。泉在土內。濬之則放海。只爲端與委相因。端倪一觸。全體自相引而來。沛然莫禦之勢。其心原自如此。苟能充之能字。方着在人上說。人能去擴充。即是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可運於掌。足以保四海。人不能擴充。就是我一體的父母。也痌瘝不相關。不足以事父母。可見這點不忍人之心。只在能充與不能充。而人之皆有。豈有間然哉。

（酉）陳迪明問。有謂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惻隱之別名。似四端止局於一端了。答曰。四端發見歷歷不爽。而包含總只一心。謂羞惡辭讓是非。是惻隱之別名可。即謂惻隱。是羞惡辭讓是非之

別名亦可。轉其相而不轉其體故。○葛季貞問歷言非人註謂明其必有今講只要認得這個人。亦有異同否。答曰有異章首開口卽提一人字中間歷歷說個非人。則人字豈是空過故說只要喝醒這個人。乃直貼本旨者。必待認得了這個人。方纔曉得心之旨有其意。又落一層卽後面比之爲四體。四體指人。不能爲自賊。自亦指人。皆痛切提喝此人。豈得以必有能個之語肖過。○馬燦如問舊解四端是原情以見性。照乃若其情章正可相印。今講卽端倪以見全體。何所分別。與之相駁答曰這要看章旨彼處說乃若其情。方是原情以見性。此處單要明個皆有。你看乍見將有見後又埋沒了。爲人沒處認他故指個端倪

出來。既有端倪。非竟有個全體。所謂窺豹一斑。嘗鼎一臠。正要人在端倪上理會。何須添入情性作何泥。○李茂科問四端既是皆有。如何又不能充。此其病只在不知。今反畧了知字。重能字。何故。答曰。凡云皆有。云乍見。云非人。云端。無一處不是提醒人知。知字如何不重。但此只是泛泛指點。到能字方纔着到人身上。要人去充。若只空空知。不去充也沒用。柴世埏曰。此亦要看口氣。如知皆擴充。到始達。只虛論四端之易充。苟能充之四句。方責在人之能充。語意自各有屬。

詹東圖曰。混沌未闢之先。太虛中止有一點覺性而已。覺性一動而成八識。心王識心。初動既潤且溫。潤濕水也。溫煖火也。其中之動轉處。則風也。三大合而生生不息之識。其合則生。不合則死。其爲去後來先之主公。此不忍之所自來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注疏曰矢箭也函甲也巫欲祝活人匠作棺利於人死仁得之於天而尚物莫能使之賤是尊爵也立之自內而尚物莫能使之危是安宅也以射喻爲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之仁有未至也

訓

商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

與人同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孫疏曰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是與人爲善之事也

〔訓〕引子路與禹不是將他來與舜較量高下只要形出大舜有大焉子路喜聞過是樂於改不善禹拜善言是樂於從善皆是能樂善的了乃大舜更有大焉他善與人同這個善原極廣大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我在裡面做人也在裡面做大家一齊受享其間若有我便不能從人故舍已是無我相若有人便不能取善故從人是無人相一味樂取於人以爲善然我相人相雖空若不空事相所取也不免有礙舜則自耕稼陶漁做工作以

至爲帝治天下那一樣不是取於人的此不是論窮通要在事
上看人耕稼我也學他耕稼人陶漁我也學他陶漁至於爲天
子用其中於民凡九官十二牧事事咨詢都是取人的善處取
諸人以爲善不是因我去激發他他在那裏爲善得我去取他
的善又能及人愈加推廣是即我與人爲善了既與人爲善則
人與我我又與人一人傳兩兩人傳三以至百千萬億其人無
盡其善無盡其與亦無盡爲善何等廣大只在彼此將善與人
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從來聖賢再沒有獨自個爲善的自
已做聖賢便要人也做聖賢若只獨善其身不管人這便是自
了漢小人儒不是大聖人的學問

〔商〕莊一敬問舊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歷盡一生窮達似以境言今講以事言有何為據答曰若論窮達止說得耕稼陶漁為帝的境遇至於取善尚須再作一轉惟將耕稼陶漁為帝以事言則取善即在事上乃直貼耕稼陶漁為帝處口氣方為徑捷

○金維璆問取人為善則彼益勸於善是即與人為善似亦說得真實答曰本文原說取諸人以為善即是與人為善若說益勸於善是聖賢立言有缺欠必須待人增補了且勸善則有限量何如即取即與之為廣大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

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惡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趙註曰塗泥也思念也浼汚也朱註曰望望去而不顧之貌屑說文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切切於是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諡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爾為爾至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孫疏曰太清而不能含容故為狹隘太和而輕忽時人故為不恭敬

〈商〉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趙註曰天時謂時日旺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朱註曰郭外城革甲也粟穀也域界限也

〔測〕

〔商〕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採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註疏曰如就見如往而就孟子館舍相見也東郭氏齊大夫家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者朱注曰採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

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孫疏曰景丑氏齊大夫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

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覇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朱註曰禮父命呼唯而不諾君命召在外不俟車。慊或作嗛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爲心有所銜之義醜類也。

測

商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皆在

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趙註曰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為一金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欲害孟子此金以作兵備也貨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懷惠也

測商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

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趙註平陸齊邑持戟戟士也伍行伍也去之殺之也距心大夫名牧牧地為都治都也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

〔測〕持戟失伍是職業之有虧所失在己受牛羊立視其死是付托之不效所負在人失在己者既不任罪尚欲推諉於人至并人都負了那裡去推諉所以距心只得認罪孟子為王言之正要王與以芻牧牧民之死而王止於認罪雖能受責亦何益於實政哉

商狄養謙問距心認罪還是空空引過還是實實補救答曰這也不知他當時的事勢若可請命則請爲上計否則就地方有可權宜如近時發社倉勸助賑亦皆補救之方若都不能則惟有一去而已。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遊註曰靈丘齊邑公都子孟子弟子綽綽皆寬也居賓師之位進退自由也

〔訓〕士師有刑罰不當的當諫諍故可以言諫不用而去蚳鼃可謂勇於受責者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人臣千古不易之定法孟子爲客卿未嘗受職故進退綽綽有餘裕然豈優優忽忽漫無所事只在於道道行則進道不行則退說個進退則意不専於留齊而去志亦寓於此矣

〔商〕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蓋地名蓋爲齊邑輔副使也朱註曰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

〔測〕〔商〕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趙註曰孟子仕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嚴喪事急也不得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也悅者孝子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化者親體之變化也恔快也朱註曰敦匠事董治作棺之事也

測　商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趙註曰沈同齊大臣非王命故曰私以燕伐燕齊國之政猶燕攻也

〔測〕〔商〕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朱註曰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陳賈齊大夫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

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註疏曰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勅庶殷是公改之也辭作言辭以文飾其過也

〔訓〕陳賈借周公爲王解慚以不仁不智兩路夾攻孟子直認他不智此事因後來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背疑公將不利於孺子故畔若周公無攝政之事則管叔亦必無叛畔之舉矣乃事變出於意外而不能預料者孟子却不以此爲公作解單說箇周公弟管叔兄兄弟至情相忘若預先把箇不肖的心去料定他倒不是了周公之過正該有的不亦宜乎後面說古今君子處過之不同正告陳賈不能以古君子待齊王也

向曾遂吉問嵇中散有管叔論謂管蔡皆服教徇義是以發旦二聖舉而任之其非心從旦者乃忠誠憤發不達聖權非以邀福也如此不看壞管叔是或一見答曰管東濱亦述子貢鴟鴞詩傳謂管叔實心爲商然周之得天下業已再世天下方共享太平而又欲復商天子豈忽與忽奪之物海內必至雲擾生民不免塗炭是但知名節之重而不知上天爲民立君之意故孔孟立論俱未見有一辭以嘉與之直以比於周之頑民則可耳

〇吳肩問兄弟固貴相忍然與其不逆料至於誅戮何如預爲隄防所全更大答曰既不忍逆料怎麼又着得隄防曰公委實不知則畢竟是過也曰原說是過此過爲宜有則無過反爲不

實有待于將安處焉。

管東[illegible]日步于賢[illegible]詩傳載武王牧野之行管叔諫曰使紂旅[illegible]先代之矣武王欲止周公太公不可既斬紂頭[illegible]命管叔為三監之宿日存商者其子毛[illegible]亦亦兌存殷叔乃欲使偽下就方佃之[illegible]止出有商之貞忠狗不能誅周公之貧[illegible]故起流言之謗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召公[illegible]公行雖自於居東三年以待是非之定[illegible]之心長太公一人耳故曰天降威於我國有擬而本聯[illegible]人于往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

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趙註曰時子齊臣也因者使學者遠近均也矜敬也式法也陳子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朱註曰辭十萬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孟子引其語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古之爲市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罔謂罔羅取之也。

測

商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註疏曰晝齊近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答因隱倚其几而臥也泄柳申詳亦賢者長者孟子自稱不以安子思而謀安孟子是爲不及子思也朱註曰齊宿齋戒越宿也

[illegible]

[illegible]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

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趙註曰干求也濡滯也高子孟子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朱註曰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悻悻怒意也。

（測）孟子之答尹士如王由足用為善是非不可為湯武天下之民舉安是不為干澤。三宿出晝為速是不為濡滯大意節節相

應。夫尹士烏知予哉。他那裡曉得我的心事。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欲些甚麼。看後天下之民舉安。乃欲安天下。此是他的心事。去齊原非所欲。出於不得已耳。此是一轉。予三宿而後出晝。你道濡滯。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改些甚麼。看後王如用予。直是改其不能用賢處。王如改諸。一定要追回去。則必反予。此又一轉。夫出晝而王不予追。是不能改了。予所望已孤。然後浩然有歸志。決計以去。下面還說望王。而此說浩然歸正是文情頓跌。以見心事之紆迴。此又一轉。予雖然豈遂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原可爲湯武的王。如用予。行我之道。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把天下無量生靈。都救拔於一用我間。所

關是這等大。怎能放下。王庶幾改之。予方日日望之。那浩然歸志。又不知撇在那裏去了。此又一轉。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只爲自己乾爭不顧天下安危。諫而不用。則悻悻然見於其面貌。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各無個留戀的意思。此又一轉。這段對答言語無多。而數番轉折。孟子平日極剛決能毅然立斷。獨到此似個展轉柔腸。百結不能已已。都是爲何。所謂爲誰辛苦爲誰甜。只爲着安天下之民。便自己的體面有些不像。也顧不得。概此則不特貪戀富貴的是個小人。即愛惜名節的亦是個小人。所以尹士聞之說士誠小人也。真是大聖賢心腸。只一味大慈大悲。普度群生。與凡夫之情豈迥別。

【商】你耿光問。孟子於崇見王。即有去志。說到不欲變則已。全無用齊意了。如何又不遂去。在此猶三宿出晝。將救世熱腸。都不一生濡滯過了。答曰。看他出晝去齊後。尚惓惓不舍。豈有一見齊王。便恐遲制。只因救世熱腸。甚急見王。不像大有為的。不無觖望。又見王足用為善。不免留戀。欲用不能。欲舍不得。正其濡滯處。可想見救世心苦。○吳漢彌問。聖賢雖切於救世。然孔子去齊接淅。去魯不脫冕。以視出晝。不無可商。答曰。只為王足用為善。若夫叔世。不聞有此矣。然孔子栖栖皇皇。亦何嘗無濡滯處也。○陳其愫問。謂愛名節的亦是小人。雖為斯世誠小人。何然恐太輕了名節。答曰。名節要須有辨。世間沒有空空的名節。

原從救世起。世道收不來。輕則辭爵祿而去。重則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只得成了名節。則名節爲可重。若救得世來。更須委曲以斡旋。方是大聖大賢的作用。乃不顧世道顛危。只求完自己名節。聖賢心腸斷不忍出此。故謂勿爲小人儒。然爲曾男子易爲柳下惠難。則又在人之度德量力。如尹士者。亦未可盡非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朱註。路問。於路中問也。彼。前日。此。今日。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

者數謂五百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也。

溯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夫豈有不豫色。似涉怨尤。此一間極有意味。彼一時此一時。不是虛說。個時候正說所值之時不同。不怨不尤。原爲下學而上達。乃屬學問之間。修其功夫作已至在乎之去留。乃關經綸之顯設。其遭際繫人。彼一時必值着自己用功。故不怨不尤。此一時適值着人不見用。故有不豫色。下面單發此一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出來。救世安民。其間必有名世冠於一世。來輔佐他。謂之名世。自夏商以來。來之有爽。乃由周而來。數既過而時又可。不容再緩矣。夫天或未欲平治天下也。正見不能無不豫。如欲平治天下。則當今名世。舍我其誰。以

在我之抱負信天心之有屬是不豫色特一時之偶爾而非其常。究竟歸於不怨不尤者。葢終不能恝然於世。而又作一想。忽悲忽喜無非爲天下起念而已

（問）石荆玉問彼一時此一時。舊解謂前日乃安常無事今日則不遇感憤故有不同玆以彼一時在學問上看有何可據答曰脫空說個彼一時此一時則彼此二時將何所指若謂安常無事不怨尤境遇不順便怨尤是胸中絕沒些主張豈成個君子。原引君子不怨天不尤人。乃孔子成語。故卽以下學上達之學問釋之。曰旣是學問當始終如一。去齊時便拋却學問恐亦未見主張。曰正惟學問則無時不可用。悲憫固乘乎時閣修仍在

乎已兩念並行原各各無礙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朱註曰休崇地名變謂變其去志師命師旅之命也。

測　商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

也予何人也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朱註曰彼謂聖賢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誦之而歎其不我欺也若猶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也

〔湖〕滕文公爲世子年尚冲幼將之楚又有使命之重乃過宋而見孟子一念向道說是他性善處孟子乃爲他道性善性是心之所繇生若無性則心亦死而不靈矣善乃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指賦予之初言堯舜性之之聖爲盡性之極者人旣性善則人皆可以爲堯舜言必稱之以此勉勵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畢竟有疑於衆或謂論性紛紛何以單言性善或謂堯舜是生

妄的怎麽人皆可爲。俱是孟子因說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道字原是虚的此處即指性一字亦即指善不必另作解論性紛紜。舍善而外。皆是旁門曲學而已矣者更無別路也復引成覸顔淵公明儀之言以爲證彼丈夫我丈夫同具巍然七尺之軀吾何畏遜於彼哉。舜何人予何人爲何獨學舜顔淵擇乎中庸與惟精相貫得一善拳拳服膺與惟一相肖所以說有爲者亦若是舜。文王我師乃周公之言文王是周公的父爲何師者蓋父生我之形軀師開我之慧命師較父爲更重觀文王演易彖而周公即演易象他學問必有淵源相接處周公豈欺我哉。乃公明儀信公能師文王也道一是解性善成覸諸賢之

言是解言必稱堯舜今滕乃勉勵世子猶可以爲善國仍與性善善字相應蓋世子乃一國之主政教其所得行人性旣善則人人可教他爲善合之卽成善國其事不出田里庠序之類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引此教他猛力行善以振起其頹俗也

問張之紳問言性善又言道一中庸將性道分解此何以合爲一答曰中庸性道原分疏故當爲二此處單在發明性善直截相應又當爲一曰氣原自不同〇楊鵬問引成覸等語舊解俱釋道一今講釋稱堯舜何故答曰因下文曰舜曰文曰周公皆是以人實之明與堯舜直相映照然前文稱堯舜原爲證性善

則此釋堯舜。亦即是證道一。不必疑有異同。

管東溟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之並稱久矣顏子自道有爲者亦若是則舉舜而不舉堯何也曰堯則天而難名也故無可踐之迹舜以惟危惟微剔心髓以惟精惟一點工夫以有跡之可踐也○文王周公之父也而周公以我師尊之然則師尤重於父兆曰父母生我以身而師生我以心要刮不重然天下之爲人父者不問其道不道而皆有生身之恩師必能生我心而後其重可與父匹故曰成我之恩與生我等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

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趙註曰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傅也齊疏齊衰也飦糜粥也滕魯同姓魯周公之後故宗魯志記也此朱註曰齊衣下縫也疏麤也緣布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

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趙註曰深甚也墨黑也即位即喪位而哭也偃伏也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居喪不言也可謂曰知世子能行禮也朱註曰歠飲也

【測】兩答開首言親喪固所自盡也不可以他求者也二語直叩人子之心最爲警切故顏色之戚哭泣之哀真所爲淚出痛腸者非此則雖服三年之喪亦不過具文耳至滕文公是誠在我一語雖啓自孟子亦必有發於天性而不容自解者在矣

【酉】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

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註疏曰詩豳風七月之篇文也綯絞也乘升也治也汲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急治野廬之屋也其始播百穀春事起爾將播百穀言農事無休已朱註曰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虎之言恐為仁之害於富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

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趙註曰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以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籍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朱註曰徹通也均也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盻恨視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世祿者授之土田使食其公田之人實與助法相爲表裏者也。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朱註曰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教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倫序也詩大雅文王之篇

使畢戰問井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

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朱註曰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使什而自賦其一用貢法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餘夫年十六也守望防寇盜也趙註曰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地爲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爲廬井宅園圃家二畝半也

〔訓〕爲國而急農事引豳風之詩如乘屋播穀其情誠爲至急恆產不可無取民當有制皆爲國之急務也至於詳述井田則止可行於三代而後世必不可行攷其制聊以上觀千古可耳

〔商〕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趙註曰廛居也捆猶叩椓織屨欲使堅也屨席賣以供飲食也耒耜耒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

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注疏曰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當身自具食兼治民事也倉廩藏也藏穀物也倉有屋曰廩厲病也鐵以鐵爲犁也械器之總名陶作瓦器之匠冶鑄金之匠舍者止也朱註曰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此語九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朱註曰此以下皆孟子之言路謂奔走道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朱註曰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登成熟也道路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疏瀹皆疏通之意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濟漯汝漢淮泗皆水名今水路惟漢入江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誤也后稷官名棄爲之契亦舜臣名註疏曰樹種藝植也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放勳堯號也民勤勞者償其勞曰勞民之來歸者償其來曰來正也直其曲也輔之如車輔使民有所安於業翼之如羽翼使民有所進於道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

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朱註曰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巍巍高大之貌不與不以位為樂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産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趙註曰用夏變夷以諸夏之禮義化變蠻夷之人也蒙衆也謝人之土也任擔也場冢上祭祀壇場也朱註曰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陽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鴃博勞惡聲之鳥指許行也魯頌閟宮之篇膺擊也荊楚本號舒國名近楚者也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偽者也惡能治國家 朱註曰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賈音價倍一倍也蓰五倍也物之有精粗猶其有大小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

〔淺〕許行遠慕神農倡爲並耕之說自楚之滕陳相見而學之述其言於孟子。孟子要闢他先把衣冠釜甑去詰問以粟易械器紛紛交易何不憚煩得其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爲一語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把並耕都闢盡了下而只爲君民大義不曾申說得明無以垂訓於世故復詳論之說有大人之事勞心以治人而因以食於人有小人之事勞力以治於人而因以食人此乃從古至今天下通行的道理再易不得的上古堯時洪水爲災堯舉舜而敷治舜使益焚山澤使禹治水當是時禹八年三過而不入其門雖要耕做得麽復使稷教稼穡使契教人倫方纔平得水土又要教稼又要明倫聖人憂民這樣忙迫得緊還

有功夫去耕麽。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而不爲農夫之憂百畝。只是要得人以仁天下，堯舜之爲君蕩蕩巍巍，豈無所用其心，但是不用於耕耳。內中將將點綴耕字，乃文章之眼目。此上是闢他並耕之非。此後又說他倍師陳良學周公仲尼之道。乃豪傑之士，陳相事之數十年，纔死就倍了，以視孔門弟子，初沒廬墓不離，久沒追思不置，你不學這好樣，是下喬木而入幽谷，乃周公所膺爲不善變者。此上是責他倍師之非。陳相又說許行還有一節好處，他能齊物價，就再沒有欺僞的了。孟子說物情原是不齊的，你強要齊他，便都爲濫惡。相率而爲僞，怎麽治得國家。許行之道眞無一可者，並耕齊價

自如今看來，是極不通的。孟子何勞費口與他苦辨，只爲他題目做得大，神農以耕耜教天下，那時百姓都不曉得耕，須要自已去教，且洪荒事簡，君有餘閒，而農事最重，或亦與民並耕，神農又日中爲市，那時風氣未開，凡物制一定，質樸沒有精巧，價亦可齊得。神農曾有此事，許行爲其說，乃厭薄唐虞而遠慕華胥之世，亦是一種見識，只是後來世故漸煩，民僞漸滋，若不察世變而行之，定以長亂，所以孟子力闢之。

〔問〕況繼農問，神農雖曾斲木揉木以教民，並不見與民同苗髮而耕也，今云與民並耕，恐反左袒了許行。答曰，神農既教民耕，若不身親其事，懸民如何理會得，神農果無並耕，則孟子宜即

從神農辨他又不嘗斷自堯舜始矣卽許行遠慕神農亦非孟
浪定是是古非今不通世務之腐儒如封建井田在三代之世
何嘗不好到後來兼併者已成混一之勢阡陌者各有執業之
家決是做不通的後儒尚欲做而遵其制殆與許行同一慕古
者而何獨深責許行耶○黃儼之問江漢二句有謂指夫子之
道德又有謂指夫子之心體弟據語氣只是水大濯之潔日皎
暴之乾乃借來相形字義似只宜虛虛摹寫不該將心體道德
等語塡入答曰語氣原不該塡實但字義既是借來相形若究
其實則既非道德又非心體更何所指

管東溟曰易傳載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
聚天下之貨皆起於神農神農貨殖稼以導民故並耕而食饔

飧而治非許行之誑語也但垂裳以後之世不可行耳並耕之世太樸故同耕之法亦可行而後國民濃甚矣執之必反生亂故孟子斥斥之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趙註只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辟孟子弟子直盡言之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

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朱註曰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彼有取爾謂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犯法如赤子無知入井耳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睨邪視也趙註曰嘬相共食也顙額也泚汗出泚泚然也虆梩籠臿之屬可以取土者也憮然猶悵然也爲間有頃之間也命之言受命教矣

訓 孟子要闢墨者夷之就從墨者治喪從薄而夷子葬其親厚。自相矛盾去詰問他夷子說儒者愛民若保赤子原是無差等的只是施由親始也先談從厚些孟子說你道人之親其兄子

與隣子果是一般的麼。彼若保赤子之言。乃謂小民無知犯法。就如赤子匍匐入井。非愛無差等之說也。且天之生物。都只得一個父子。使之一本。而夷子則生身的父母是一個本。天下的人皆如父母。是又一個本。乃有二本。故如此也。痛口去詰責他。此還是折之以理。又說上世不葬其親。他日見親骸嘬食。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後世遂有掩埋之禮。此繇中心達於面目。乃觸於天性而不容自已。又是動之以情。所以夷子便憮然爲間。說命之矣。方曉得親當從厚。而愛不得無等。已是教我了。此亦觸於天性而不容自已處也。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注疏曰陳代孟子弟子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己伸道也虞人守苑囿之吏招之當以皮冠也志士守義者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也元首也勇士喪首不顧也朱註曰八尺曰尋凪猥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

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註疏曰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嬖奚簡子幸臣掌主也範法也橫而射之曰詭遇詩小雅車攻之篇舍矢如破矢中如椎破物也貫習也

測

商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

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註疏曰公孫衍張儀合從者也仁爲廣居禮爲正位義爲大路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朱註曰夫子夫也

〔測〕當時公孫衍張儀遊說諸侯人皆被他驚動稱之爲大丈夫孟子說這怎麽叫得大丈夫不過窺伺人主意肯所向去迎合他實是妾婦的道乃另舉個大丈夫的規模廣居原是仁正位原是禮大道原是義却不說仁義禮而說個天下之廣居天下之正位天下之大道只要形容他一個極大的模樣居之立之行之過着那得志不得志各有作用富貴貧賤威武總無加損

這個纔是一個大丈夫不要錯認了人品。

〔問〕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註疏曰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求而不得爾周霄怪弔於三月何其急也諸侯耕助諸侯躬耕耤田勸率其民收其耤助以供粢盛粢稷也夫人蠶繅夫人親蠶蠶繅絲以爲之祭服也不成不肥腯也皿所以覆器者米註曰在器曰盛

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

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朱註曰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

〔測〕

商葺桂枝問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何至如此疑出於孟子之托辭而未必實然答曰夏尾孔子何爲皇皇若爲一身富貴則鑽穴踰墻何不可爲而乃求做樣難仕爲也此其情只

是為拯濟天下。所以有比之爲喪家者。果於天下有濟。而卽比以喪家甘之矣。此誠大聖人心腸。而不可與小人儒小丈夫同日道者。若難仕。又豈爲一身名節。枉己者未有能正人。亦總爲拯濟天下。正以成就其皇皇之念耳。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趙註曰彭更孟子弟子。泰奢泰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

者哉孫疏曰通功易事相濟以有餘而補其不足也所作未成謂之事非之既成謂之功梓人攻器謂匠人營宮室輪人作車輪輿人作車輿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朱註曰墁牆壁之飾也

測

問

管東溟曰士之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其端實起於戰國之說客既乖孔聖之矩亦非淳古之風故彭更泰之以無事而食爲不可此言良是然論于當是時亦有大不得已之苦心在何者七雄爭旅之日皆以提士之心下士士以要君之迹須君此時欲盡反遊士之習如孔子僻十哲僅一車以栖栖乎絕粮伐木之迹必至矣則何如避世不出之爲高如不能恝然於世欲

乘耜牛功倍之會拯民塗炭乎則游士已作先芥未有能盡去其資而以徒步委身髙乘之主者也故爲斯道斯民計莫若乘時君一黜下士之虛惑而亟實之又借策士一時傳食之餘款而徐反之髙一有聞循可以湯武之仁政小試於天下此車從之所以不可盡屏徐念之所以不能盡却而後世益名益利之徒皆以傳食爲口實而巢穴於其中初但竄迹於昔詩文之山人中後兼濫迹於講理學之士大夫中矣其聰衍自我罔横議之處士濫來也人下之傳食者多而亂臣賊子必起矣不然亦釀竄鋤濁亂之禍者不得不爲世道憂之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

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朱註曰萬章孟子弟子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載亦始也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於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

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朱註曰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休美也享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太誓周書孫疏曰言我武王用武惟鷹揚侵于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於是殺伐之功用張行之比于湯王伐桀又有光也

測

商

管東溟曰或疑湯之征葛也先餉後仇豈非將欲取之必故予之故仲虺之誥曰葛伯仇餉蓋不諱其仇葛之本心也孟子將以為匹夫匹婦復讐文之耳武王之伐紂也考汲冢周書其與十亂等臣密謀久矣太誓中有侵于之疆殺伐用張二句則亦不自諱侵疆之用詭道殺伐之張威武也後章又援非敵百姓之言以實此章救民取殘之案亦文之耳將非以德行仁之王者其用兵亦有假仁之術心伏於中歟曰非也昔人原三王之道並於五帝五霸之間蓋王者統而帝道而其迹亦有用霸之時也三王之合於五帝者何在在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之一點天心其有時用戰則如伐謀伐交用侵

且衆等詐不厭詐也試考六韜三畧出自太公何嘗不是伯術亦何嘗不是王道至如葛伯殷倒而殷伐之殷宗伯邑考而屠伐之此則順應之常理而文王獨不伐殷所以稱爲至德蓋彼則皆受封於唐虞之世友邦其常稱君臣其權稱也後儒不知論世之道又未辨王伯之心其不認王爲伯認伯爲王者鮮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趙註曰不勝宋臣咻之者讙也莊嶽齊街里名也。

測　商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巳矣註疏曰踰垣避魏文侯於外閉門拒魯繆公於內迫切也陽貨魯大夫孔子士也瞰視也蒸豚熟豚也先先加禮也脅肩竦體其兆諂笑彊容而笑畦菜畦言其勞若甚於夏月治畦灌園之勤也赧赧面赤貌由子路名

〔測〕〔商〕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註疏曰盈之即戴不勝字盈之攘取自來之物也。

〔測〕〔商〕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趙註曰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一治一亂迭有治亂非一

世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趙註曰巢猶鳥之巢也營窟鑿岸而營度之以爲窟穴也洚水洚洞無涯也菹澤生草者也朱註曰書虞書大禹謨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趙註曰奄東方無道國飛廉紂諛臣五十國與紂共

爲亂政者也不言人斷明不繼烈先也朱註曰罪周書君子之禍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趙註曰作春秋所修史記也知我者謂我正綱紀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朱註曰楊

利己身不如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兼愛視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尤害仁義謂邪說偏詖妨於仁義也楊墨道行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是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則衛內放驅而遠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朱註曰抑止也兼併之也承當也辭者說之詳也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楊子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此

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則此之謂逆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
逆命何美義不矜貴何美名不要勢何美位不命富何美貴此之
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利命在內忠不是以安危適足以危身義不
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出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出於
義而義名絕焉若以皆安物我兼利市之道也()墨子曰聖人以
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
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
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亂何自起起不相愛子自愛不愛
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
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若之不
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
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
利其身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
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
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
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
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
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
侯之相攻國皆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天
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亦若使天下兼相愛[illegible]不

孟子溯雨講

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

溯當時楊墨道行。孟子極力去闢他。外人便都說孟子好辯。而孟子自解謂出於不得已。其故是為治亂關頭所係天下之生。為時已久，只是一治一亂，相為循環。少不得要精人事以挽回。堯時洪水氾濫，引為警余。這是一亂。使禹治之，人得平土而居，則挽亂以之治了。嗣後暴君代作，縱欲虐民，邪說暴行又作。這是一亂。周公相武王，誅紂并及其黨，而彰文武之謨烈，則又挽亂以之治了。嗣後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而弒逆其變。這是一亂。孔子作春秋，以明天子之事。知我謂能正紀綱，罪我謂以下議上。兩俱不辭，則又挽亂以之治了。到如今處士橫議，楊墨

無父無君，等于禽獸。把道邪說去誣罔斯民，乃是率獸食人。斯民互相效尤，又是人將相食，是亦一亂。孟子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斷其淫辭邪說之害，事害政，則亦欲撥亂以之治耳。於是總舉禹周孔子而信其功蹟，因說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蓋爲上接禹周孔子的統，有此重擔放不下。誠非好辯，而出於不得已者，後說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則三聖之統，人人該去承當，我豈得獨委也。通章說治亂，乃一步重一步。洪水原只天運，人事可挽回得。到暴君虐民，其亂在君，弑君弑父，其亂在臣，已關人事。然須藉權勢方行，其禍有限。到處士橫議，則不假一毫權勢，只恣口橫說，轉相鼓煽，便充塞滿

過於天下，是孟子獨當其難，自不得不極口與辯，而更致望於相助之人耳。中間邪說暴行，及淫辭詖行，最爲關目。非邪說淫辭不足以濟暴行詖行，而辯正所以闢其辭說也。然楊墨原不曾無父無君，而度其流弊，必至於此，故特甚其罪，以力爲之防焉。

〔問〕倪嘉賓問罪我，註謂亂臣賊子不得肆，則戚矣，此何可言罪。還只是無位而托南面之權，故不免以罪自任。答曰：是非天下爲公，夫子作春秋以存是非，如何是托南面之權，但所是非乃天子之事，似乎以下議上，於庶民不議之分，自覺有避，故引以爲罪。即竊取亦此意也。湯自新曰：春秋將亂臣賊子不少，謂能

知懼恐未必然門春秋所紀或昔其現在或昔其已往卻其人
尚未必見何以使之懼只有了春秋揭名義於中天俾千萬世
爲人臣子者皆知法戒故謂之懼正不徇在一時也〇孟師尹
問孟子說無父無君真見得爲禍之烈所以要辯若說流弊反
覺寬了楊墨答曰本文語氣原排之不遺餘力然無父無君未
見有其事只在爲我兼愛內推出故謂流弊所必至耳春秋戰
國時學術未經統一楊墨亦各要倡明理道以持世當時尚以
孔墨並稱今楊氏語散見列子等書墨子則有全書俱可攷見
但他所執不是大中至正之矩故其流不能無弊孟子以孔學
主持世教楊墨並存則散而無統凡論道理有遮有顯欲顯此

一法。不得不遮彼一法。楊墨不熄。孔子不著。所爲正在此。蓋楊墨乃釋老之外道。闢之亦未爲過。後儒因以楊墨攻釋老。殆欲竊附孟子之爲功。而未之深考耳。

管東溟曰楊墨皆求仁者而所宗不同墨翟宗禹之胼手胝足以利天下故兼人不吝於視而未免以天下僨其親此得仁人之用而流於呴者也楊朱宗老氏之無爲無欲而民自正非教人不拔於我也未免以治身清心之嚴後其君此得仁人之體而賊於用者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

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朱註曰廉者有分辨不苟取也螬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巨擘大指也蚓丘蚓也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趙註曰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纑仲子兄名戴爲齊卿食采於蓋祿萬鍾也己仲子也鶃鶃鵝鳴聲哇吐之也○高士傳云陳仲子字

色之一

子終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仲子曰僕有箕帚之妾請妻計之乃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夫妻逃去爲人灌園

〔測〕廉節乃士人所最重但須與大節有關不容無辨匡章述陳仲子之廉至於無聞無見可謂廉到極處了孟子說於齊國之士爲巨擘止以視乞墦之齊人猶爲勝耳若稱之爲廉仲子怎麽做得來充仲子之操必須是蚓纔做得夫蚓原是不需居食的仲子不免要居食還是伯夷的還是盜跖的借夷跖以別居食之清濁若說他身織屨妻辟纑爲無傷則他於兄世祿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於母殺鵝與食爲不義之食而不食何至

於妻之食則食於於陵則居難道妻與於陵是伯夷兄與母是盜跖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母兄的旣不食不居則天下無復可食可居必須做蚓方可充得來然豈眞要他做蚓便做蚓耶竟不食不居以至餓死豈就許他能廉不過極口去難他決做不來的蓋廉節不根天性於母兄處下得狠着充此一念矯激起來則凡忍心害理何所不可爲孟子深爲世教慮故不能不刻責夫仲子

[酉]王懋德問陳仲子苦其身自是廉節孟子何爲鄙薄之甚答曰予見仕途中多簠簋不飭有清操者深慕之偶見一能清者於職業毫不欲犯手斤斤保位又見一清者所上章疏是非欺

罔一味占風而彼方以清品自負莫之敢訾是廉也有大害於世處必本之忠孝之大節而其廉乃有益此孟子維世之深心特借仲子以示訓耳

孟子湖南講一卷終